



08211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宗暉判  
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由王始追封懷王諡曰榮穆  
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諡恭憲父士圃爲集慶軍節  
度使公以宣和四年天寧節賜名授保義郎監嶽廟在西  
京者一潭州者一皆食其祿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  
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  
之封曹氏咸寧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  
城之難集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  
更負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轉徙  
浙東閩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晝夜學不去  
曹夫人間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公謝曰君父未  
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  
金華知縣懦不事公爲決其邑事不使郡守以爲合過豪  
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  
也以事至則傲抗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  
畔盟有聞公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旣而上司果  
配買諸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  
正稅公誠言于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利  
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利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怨而永  
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應舉赴集必  
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貳交劾盛夏制獄數

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倅不足爾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劉珙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爲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家且貧所急者見次爾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斂去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嗇公費至之年代民秋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始鬻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絕鬪毆夜不閉

戶治唐韋處厚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遏城門不得行公使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旣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窻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攝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窻監而課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迺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茶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窻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移成

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而民餓死矣卽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安南溪等爲糴旣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糴者爭自糴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祠下籠石蛇攔江爲巨堰吏盜備而堰不足以待水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上戶糴米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吝糴邑民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懍惻嚴信州縣推心奉承民皆實被惠存活數百

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羌兒結反知州宇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故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饑未能自哺不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入沈黎而益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爲業一日盜寶塞良馬十一疋鬻於官守將不與直故叛黎推官旣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使還公攝事三日吐蕃酋首夢東畜列數千人越大渡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戒曰堅守城勿出擊又以便宜召

宣撫司屯駐綿州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援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獲一吐蕃者賞十緡殺獲者賞二緡於是邛部川首領崖機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夢東畜列之首來獻盡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時熟戶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取吐蕃首數十標境上一夕悉遁去公始合黎州竝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吏白承受奏請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

管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侂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津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懼動虜益畏服時旣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學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莫歲大旱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卽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於御座之右上爲悚然興可之上旣喜公言切詔

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亟進入公自爲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援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抃不宜揀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藁百餘篇多者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前爲壽上令公滿酌飲之醕謂皇太子及嗣濮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上唯一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爾知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官宅屋宇卑樸廳事甚隘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罷歸

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栻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蠹有毒狼子野心蓋指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郎新權發遣池州軍

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行司主管機宜文字善下  
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  
淮西安撫司準備將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  
軍兵馬監押孫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學教授汝  
讜汝訓國子進士汝諱汝詒汝詠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  
適進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  
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石楚蜀  
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  
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  
甫定諸處分尙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羣  
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  
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  
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  
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  
父之年而合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  
不然是翁奮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疏宕不避就向背教  
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  
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  
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  
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  
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  
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輒與  
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

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  
並奈何宰相聞之子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  
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  
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  
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  
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  
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  
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  
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  
利亦不願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  
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  
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旣逢時  
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永先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七

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  
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居幼自知學年十  
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旣冠入太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  
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  
口耳之習其薦第有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  
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  
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臥自若曰有  
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  
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  
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戇  
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縣主簿簡易廉  
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  
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鑪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



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竝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買丁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牛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尙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口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八

日朝請郎試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口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季樗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爲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誚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劔猶坐前謾不行知沅州猺人屢入城邑關通博買無忌至濫惡抵負而睚眦讐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

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猺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螿磚石備樓櫓以期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甲可喜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請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旱其樹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著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遷之易守禦便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旣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

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虜主祈太清宮且窺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公之在光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敖貯米如令軍校死必募善弓馬事藝補之尤有司馬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故跡剗車疾藜火藥傳鏃右轅左蓐嗅地望塵廢關遺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旣將遠討而疑公爲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沖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旣視瞻炯然家人拊叫曰起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國永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

人潘氏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船司幹官先卒  
曰煊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炳  
從事郎甌寧縣丞曰燿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燿承奉  
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迪功郎泉州  
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垠曰墉方以公致仕  
官之曰瑾曰埏曰圯登仕郎曰墳曰堪曰圻曰墀曰竣曰  
坡曰增曰填曰垠孫女嫁承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  
營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  
十上事小大皆有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  
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  
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  
今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  
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已言者

宣複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也至言陛下  
無恃江爲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  
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  
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  
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  
孝宗終不肯取執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  
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  
事二子旣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臥起休沐不  
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  
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謚議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

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乏博士當以謚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沈溺而能退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糞土救民之疾苦如飢渴行惠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瑾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天子特賜之謚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一

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旣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由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尙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大者而已及其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不成也故兵部尙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苟笑人以爲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餘矣益謹敬不顏墮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

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事虜果以欽宗來計出不遜語公獨請卽發喪決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且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甦寢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畧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喜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忘大讐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

之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尙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淡而久收死卹孤賑貧繼絕蓋公旣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斤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耄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爲宜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劄三鎖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尙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

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願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名其室余推衍其義而銘之銘曰

有聞善之意而疑己以不明自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己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求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棖題棟楹蔚然千章

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雞鳴必且鶴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侮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真匪誠惟欺咨爾弟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歟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

陸山堂銘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周茂良居陸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名曰陸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爲銘

地稱順梯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垂憲未知之也役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旣知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陸山之下尙啟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獻可爲其友周憲求銘省齋凡五年始克銘之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我言



已遲相彼四體惻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爲昏迷苟非忠信  
奚以學爲震霆洪鐘有待而發綿綿增陰見此日月勿安  
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沒專已忘人人道幾絕推  
己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  
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口我年  
孔當捨彼雋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  
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  
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旣見其易復思其難  
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口口式昭疊疊  
勿倦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旣至齋以伐齊血氣役身萬世  
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輒情懷我良朋天與至澹未壯已修  
旣老能勤勤於好學惕若不足往監歷歷可慕可愕勤於  
爲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疎如玉比德本性不易  
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  
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其飯  
同盂其衣複單樛栢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一本同生  
疎戚曷計有蔚松阡菡萏聯祥一二未已十百相將水有  
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乖祉福大來

鐘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舍生如夢  
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  
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祇畏敢爲獨行庶  
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臂膝不利詘伸悼沈痺  
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乖政刑  
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况方勤於朴斷曾罔筮於日時有  
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  
救羣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儼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  
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揮攘何害誓  
堅晚節以答鴻私

同前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七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愆尤  
敢再罄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及中年而  
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已窮祈求無術賴上蒼之降鑒  
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何以答鴻龐之厚施  
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  
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  
禍過如可贖何私靈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豐深喪考莫伸冤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收哭  
踊以自遡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竊秉彝覆燾嚴訓冀  
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朝露之先忽作黃泉之  
隔吳穹降罰由孝行之虧違厚地難容願形骸之隕墜神

靈何往追慕疇依又念當痛革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  
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關艱難萬死推此內哀之瀆敢  
干清禁之嚴庶幾昭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慈  
無施於亡考而几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教許追亡尙有自投之路伏念  
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細大可考  
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空存先靈何往  
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宇安棲乞長爲孤露  
之託如煩冤上訴幸曲垂矜度之私俾獲依憑奚問存沒  
臣等精斬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亡子在徒想音容祝孝淑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令人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之隔索於  
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覬於超升乞下招其離散獲留  
家守長奉昏晨詔許降哀便肉旣枯之骨恩垂復性益歆  
未泯之魂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令人  
高氏幻身雖謝靈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感格疑有  
鬼神之崇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乘化橋而來下  
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啻再三之瀆烝嘗罔替豈勝  
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高氏

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盡以無餘未曾悵戀宜一真之  
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有慈陳梵設虔  
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羣品彌滿覆載函蓋古今使妣高  
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  
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勝摧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夢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積有  
傾扶之陋未加脩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突兀山林  
之上丹漆旣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徧禱隨請輒應多稼  
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雖知舉事  
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厦永庇樂郊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著腳不牢未爲坦道睠茲浦口實係  
要塗尙賒甃砌之功難免顛隴之患欲向這裏做些方便  
須是馭家發大慈悲損廩傾囊眼界中裝見生功德般沙  
運石腳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長劫不壞南來北往  
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撞頭磕腦

修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尙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一勺  
匪多萬家俱汲豈以冽寒之食忽貽做漏之差衆力所趨  
甃工肅戒旣平無咎勿幕大成

蕪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爲政者所以謬於  
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灾祥豐歉豈伊人爲思盡此心庶幾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斬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潤相接穀之未刈者殆欲芽矣將以十九日有謁祠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酣麗曝曬豪穗槩平釜鍾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期待請而從人道所尙先禱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涓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爲患今冬溫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儼臘將至而近郊未見白焉民又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

以疫癘告矣揆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翁合凍凝飄舞積聚在瞬息之間爾敢再拜以斷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粲晴尤其朝跣步堂皇以屢瞻漸重雲之晡起霰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寅之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差峩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抽寒疾之關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旴蠶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寫以詞而未旣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兵食寄地丹陽惟神默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尙三四頽然塊中插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壘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蔚以青河滿舊痕船高槳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願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迺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耘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擔牲挈壺敬謝明德伊苗有穉誰稼之穡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六

三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遲之迺初七之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翕鬱旣而大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沛爲巨澤積爲重霖秋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此方永永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與趙丞相書

某惶恐再拜上書大丞相閣下某往歲集英之對山林樸野言無可采相公時在政府實拔異之使某由此有聞於世雖嘗奉啟陳謝而不敢敘道其感戴之私甫還里舍禍變不測先妣傾喪方痛苦號呼而聞相公進位上宰獨荷重任天下企竦以觀新政某又不得以銜茹荼毒之餘與搢紳羣士同致其詠歌比者免喪不死亦幾年矣則又以爲州縣卑冗之官不宜輒通姓名作文字以干宰相而自取於僭冒棄絕之罪蓋相公之經緯密勿在於政事之幾進退百官在於人才之賢不肖其功業之著見在於民心而爲國家長遠宏大之規在於邪正消長之際固非一士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

之言語能私致其輕重而某所以輒疎遠自外於門下者直欲自明其區區之義而已顧今日之勢非一吐露情款於相公則區區之義不足以自明不當復以疎遠自外爲言者亦惟相公有以察之某之不肖甚矣欲強學也而質不敏欲力行也而心不逮雖有其志而才能不踰於中人顧嘗怛然而內恐望古人而不可復及也今者少師史公以得還之謝薦達海內之賢而使若某者獲與十五人之中主上以史公之重例令審察而使若某者遽在陞擢之數相公出命廟堂招納英俊而使若某者得以收召而察其才之所堪聞命之日慚汗悚仄不能出聲氣蓋前日之忝竊科第視其等倫已超越甚矣使不服勤幕職嘗試吏事而遂躡他途以希進取則不惟喪失名義而他日之法令事功疎拙曠廢將有面牆之羞以辜朝廷器使之意而

況今之武昌以格待次有問學讀書之閑使不能補治其所不足而驟以未習之學施之於用則必有迂闊不通之譏二者揆之於私無一而可此某所以欲行而不敢也某又復思念史公採虛名之譽以足其所薦而已不必以爲真可舉主上之恩相公之命不欲於史公之薦有所擇而已不必以爲真可察而某幕僚得試吏之勤待次有爲學之暇可以自守其義而無負朝廷器使之意則相公不必責其當至也夫可辭而猶不辭則人必以爲冒不可辭而猶辭人必以爲矯今未至於矯而有近於冒則以相公長養人才之心而惜其去就進退之義宜不憚於敷陳以聽其所乞也故已具公狀申省而又以其私告相公煩瀆皇恐死罪死罪秋序浸涼伏乞爲國自重

上西府書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某甌粵之鄙人行年二十有五於今世最爲不肖雖少曾讀書頗涉治亂而言語遲鈍意向迂闊自度無以求知於當世君子在京逾年未嘗有所詣今者收拾廢放將就隴畝然而伏念天子明聖親御明堂布德施教潤澤海宇猶懼閭閻之隱或不自得於是屢下直言之詔招採山巖遁逸之士狂狷朴野之人凡天下之大政師旅刑賦之本末道德法制之先後至於宮掖之議民伍之情宰相之所未及行諫官之所未暇言者咸得極陳於前無有所諱而某雖不肖實治其學伏惟執事英傑俊偉材智特異忠勇並昭嘗以再期之年行數千里盡守上流要塞之處今又近掌地官不盈月而在右府天下想望風采日觀盛德位尊責厚憂深慮遠然則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非明公誰能聽之且盡言而無利害之心與聽言而求盡天下之



利害非明公與某而誰望故願求見左右畧疏一二惟明公深思之無忽某聞古之所謂英雄豪傑之士者必能見天下之勢故能因人之未定以收其權因天下之不足以成其功昔者光武起於聖公假立之中受節濟河羣盜相王成算未立及鄧禹納說則收二郡取河北祀漢配天業俾西京其後元德以摧敗之餘寄命新野而羣雄若崩厥角北面曹氏當是之時以爲無復爭矣然孔明一起則江東合從曹公奔遁劉璋失國連荆益之衆東向以爭天下漢幾復興今夫天下多才勇敢之士居於可以有爲之地而終於無以建立或反以敗亡隨之者此無他不能見天下之勢而陷溺於流俗之習也請遂言今天下之勢夫使民無嗜戰之意而亦無畏戰之心外可以立功而內不失爲無事鄙後世鞍馬之勞而坐收三代揖遜服人之獲此

豈非今日之所願欲哉夫卻藥於瞑眩而愈疾於至危此亦病者之所願欲也然而實難自唐末五代之禍天下生死於兵藝祖因人心之患苦削而損之其後太宗下太原勢可以定燕代而不果眞宗幸澶淵力可以破契丹而不聽乃反黜幣賜金自詘不校以懷服之至於仁宗遂專以偃兵不戰持守天下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爲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爲正論犯樂喜之譏成子木之詐晏然自以爲仁義之勲莫能易也是故元昊智高雖號桀黠計其強武曾何足以方冒頓頡利之十一二而吾士馬全盛生民安業然一方有警天下震動羽檄日奏無戰不衄天子爲之憂愧太息引咎鎮撫然後少安兵寢事竟則謀議之臣動色相賀以爲萬全不自知其恥也畏戰無勇之俗於是成矣使其民便於擊刺狃於兵革遂悍而不反

若秦人之末世固爲非也如使一切不計以求苟安侵膚及骨扶服拜起將成二周之餘俗文武之先君固如是乎熙寧元豐之際始稍變其習思有以振起之然天下之心終以不服至於邪正相非朋黨相援大壞極弊以及靖康之憂女真小胡棄鞵羯踰易水長驅匈奴之地如入穹廬之鄉所過屠戮郭郭不可勝計而其父兄子弟藍縷竄伏迄不敢怨若無復有血氣之知者又况乃加之以列淮之守四十年之辱也哉厥今天下大義不明趨身之便偷惰耳目春秋之作小雅之廢嘻笑諧謔以爲當然雖有忠良謀智之士學於聖賢其陋更甚剛心勇氣無復存矣執事以爲今日之勢何如也夫以江淮之弱而兼西北之強鼓思退之卒而戰自奮之兵輕腹心之忠而樂簡策之諛求駑駘於千里抱鼠璞以待價此智士所以寒心雖然治亂

無常勢成敗無定謀獨往獨來乃凝於神事成功立莫識其門弱可強也怯可勇也穰苴之勝戰已敗之師勾踐之霸奮垂亡之國用今之民求今之治則亦變今之勢矣然而非其人無以使下非其言無以諭衆其名不正其辭不順雖作於色發於身天下猶未從也易敗素者必以紫藉圭璧者必以緋必入胡估之肆莫能名其器而唯銜其美則萬金之直可至矣今也燦然陳於前人獨邈之而不顧者何哉且今天下之患其深宏大宏遠者某不敢遽言也言其所易知而最甚者亦有三而已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庸人詆道以從時舉縫掖而仇視者蓋半天下而名實之辨亂矣夫事有逆順命有禍福爲善未驗或蒙其尤此時之常也而天下之人消沮悼慄遂以爲不復有所就且上有復九

廟安中國之心帝王之盛節也而羣臣不能將順聖意左右推挽庶幾有成而皆以爲當一切無事而已君子則拂之以求名小人則悅之以求利積此之患其本不立其末皆廢矣天作水旱地爲溝澮非良農之疾也蝥賊之不除螟螣之蕃滋則后稷亦畏之故善醫者未論疾之虛實而先察其受病之處儻在於此伏惟執事誠有意於今世乎方明主虛心以待執事者宜無不聽則當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然後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闢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廣武舉之路無限其任保多制科之選無必其記問責州郡以薦士則士林之氣增委諸路以擇材則士卒之心勇四分上流之地以命牟陸之帥厚集荆楚之郊以求宛洛之績仍舊兵之數以

嚴蒐練耕因屯之田以代軍輸稍寬閩浙之患無曠江南之野重臺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遴儲佐之材分幕府之寄凡今之急政要務不待朝夕而行之者其大畧在是矣而委曲細故皆足以兆治亂之端者又不可悉數則又在篤意以求之平心以思之人效其說士程其技則無遺矣行之不可以不公守之不可以不信受之不可以不廣變已成之弱勢去方至之三患推之以年數也而少康之復夏宣王之興周有不論矣自昔中興之功江左之策蓋未有高焉者也雖然其所以行此者則又有三焉一曰誠二曰賞三曰罰夫發號出令無有巨小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是之謂誠愛人之功求人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疎賤之醜是之謂賞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寘極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是之謂罰執

事居得致之位而值可爲之時蕭曹房杜之流非有他也爲之而合行之而至矣某之於執事未之見也執事之於某未之聞也而深言當世之故遂至於此宜若狂且易者然今天下之士其不以得至於公卿大臣爲悅者鮮矣不以得至爲悅而不以利言者鮮矣不以利言而言能盡天下之利見天下之勢者亦鮮矣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且其外不至於不當言者是以遂言而無憚伏惟執事思其所以處此而一賜之可否使執事有以慰天下之望而某亦不爲失人幸甚

寄王正言書

某再拜人之所以貴於君子者以其存心也心之所存高出於道德卑弱於功名旁達於技藝而微極於幽遠舉無非是心者蓋亦博矣然大要皆以社稷生民爲主而一身

之利害不參焉自昔唐虞三代之君子隨世就功因事用力其存心有大小故所成就有厚薄不可掩也孟子曰有事是君人者以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夫所謂天民者吾不得而見之矣視今之士崇飾詐巧造作成敗緩則專利於己而急則歸過於君自以爲身之用舍无與於君之安危則猶未得爲能事是君也而所謂安社稷者尙安能之今夫利有便於民而決爲之計有所不合於衆而勇行之昭然號於人曰此吾君之所欲天下莫能違也然利興而民怨計行而衆誹社稷危矣而君誰與安是以昔之君子言不苟徇必依於道事不苟悅必顧於理其所以慨然而力爭堅守而不變者凡皆以爲社稷也社稷苟存而君尙誰與亡所謂社稷臣者必至於此然其

千君之所忌嬰禍之所聚亦已甚矣時有變興道有用舍不能以盡然也君子於此則亦盡其心而已所患者才不足以副其心而道不足以周其才果於靖難而於天時人事人情物理之微有所未察則不免以其身與社稷俱斃其發而不中而爲仁人義士之所哀若陳蕃李固之流蓋患是也夫由其前以行其志而又思其後以全其功亦可謂難矣伏惟執事才器之剛果學術之正大議論之闊遠脫身毫宋中間閱草棘來見天子爲諫官時值朝廷有大廢置立殿陛上語移數刻奄人侍宦股慄失氣當是時忠義之氣蓋天下及其屏居田野一室蕭然不聞國家之論然發言措辭慷慨明白語及社稷事輒憤激流涕其於飲食衣服蓋有若不得已然者聞之於人以爲今之君子未始見也嗚呼非其心之所存何以及此某一生多難學爲

世噬誓將去歐閩之上鑿井築室有以自老於今天下之事無所復置其念矣惟其深悲於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執事之意故所願有謁焉伏惟執事安佚以養其身和平以養其心發而中節以養其言崑崗之災砥礪皆燼則所謂良玉者可不深藏而自愛乎昨舟行過秀州詹望君子近在咫尺有病不能自力既去始大悔故一作此道其區區拜見無期惟千萬爲國自重

與黃巖林元秀書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忽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履萬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自君舉要覓福倅某有此說渠不以爲然今亦從此論也添創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

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牒試俟到官不容不盡力有卽報矣或因此得早來吳中豈非幸會改習尙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某今歲家事勞費又倍於前時所謂久之無間然者外間之說是誠如此然二兄未知其故也新婦曾有娠數月而失婦女兼後生當此艱難百罹內外極覺無意況但業如此無可論者浙西之行已取此月二十八日就道臨期轉行李於妻家一宵鄰舍火作生生之具燔爇畧盡尤可嘆笑也某行役兼之災變頗復擾冗未能別有所言須到吳復作書萬先生事曾屬象先矣恐未易集奈何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與呂丈書

春初因章端叟到葵草草附一書計須呈徹自後缺便弗獲嗣遣實勞詹問中夏屆時伏惟讎枝雍容神相萬福某授徒僧舍凡百粗遣應酬雖無觀書之暇然亦勝索居也去冬之書輒自陳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見天地日月不覺欣躍驚詫過於高快自接報報益用力其間乃知天地儘大日月儘明緝熙工夫無有窮已其智愈崇其禮愈卑向時平實之語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進之不勝顛俟同志林百順依君舉兄爲學志况頗堅平時願叩門牆而不可得想今已獲趨拜當蒙與進也未由親承臨風耿耿

少望兄足下奉別忽已三改月詹望詹望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及陳傅良遇於黃巖說足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悵恨昨日里人來知尙因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庇惜柰何以少得喪一不當意遂爲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之事驚驚怪怪切計諸公已有爲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則願進其愚往時陸惟忠學內外丹法東坡先生謂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爲足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古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也必疲筋骨極精神甘賤役甚至侮蛟龍冒

鋒鏑竟其死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聞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皆不能盡平時揀求美便斥棄酸醜尊夫人賢兄佳愛故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不同東浙卽不幸一日有飢寒勞苦之間風雨露霧之氣從而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爲之奈何無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生賢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篤學於無爲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日暮於吳越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必有俟之者焉故爲少望計當杜門端居危坐深念時用參同契九籥之書老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

未定道引關節屏閑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僕舊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理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期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答少詹書

某雖薄多難自少粗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十一

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番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



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旣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逋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贖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代人上書

某投迹山林居閑歲久今者祠祿滿罷又當造朝方明天子登拜二三大臣作新庶事以圖中興天下更易觀聽庶幾成教少補萬分而某昔者盛年志銳喜論世事比及晚暮心志彫落又以未嘗施用撫己自疑輒布所聞幸垂采擇蓋天下之計遠有在於疆界之外則不可豫言近在闕與之內則不足深論惟其牆垣之固障蔽所加若舍而不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七

營則內外俱喪其或經畫稍定防變旣周內可以安國家外可以滅讎虜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此言行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然而當世之士於凡遠者則或侈大其說以爲奇於凡近者則亦苛碎其辭以爲切至於所當後先衆所共知則反以爲古今常談文墨之舊事因循掩覆受患已深誠恐垣牆頽圯障蔽有缺空言曼衍至計莫施則天下之事所損多矣伏惟相公留聽而深思之不以爲熟爛而無取也游士大夫爭爲恢復之說久矣言東事者則曰取魯取齊言西事者則曰取秦取隴又自淮直北以至京師自襄陽指武關擣河中以抵函谷甚者欲遣間刺招熟戶納豪傑繞海復出以結遠夷藩落之援其日夜思索惟恐不精若此者某所謂在疆界之外不可豫言者也天下大事廟堂之上當有成謀豈容紛紛苟爲

虛論抗顏高議朝往暮隨無所責成徒亂人意勿聽可也若乃興利之臣轉對之日所謂閩浙湖廣之間更易茶鹽稅役之法至於創建官司網羅遺利鑄山煮海無所不言向者禦盜之畫徧及內地烽燧相望煩擾無益某以爲若此者皆閩與之內而不足深論者也朝廷法令之大備每患太煩利已窮盡不可損益舉其大槩惟在弔民區區之談謏刻過矣相公宜聽而置之不宜聽而行之也若執此二端已得其要則規摹可言政事可修惟是垣牆障蔽之地未有條畫夫兩淮國之樞垣江之障蔽也宜在過爲防慮嚴設捍衛而觀今之所以措置疆界不知其何故也三國爭利南北戍守尺寸之地莫不建城築塢坐分要害今其遺址具在策書爰自通和之久例作尋常州郡一差遣廬揚置帥僅存虛名列城具官厚祿坐食其間貴人子弟

因緣請託遂爲饋遺脯醢之地不惟措置未盡其術而邊政日以隳矣且夫障蔽厚則室家完牆垣固則外患息紹興三十餘年江淮無一日之政故逆亮驟來而江左震動人不自保此淮不固則江不安之驗也且其地廣人寡平野莽然朝廷屢議勸耕固嘗經理夫農田之政非有他巧止在委任朴厚英茂才力之士堅久盡心若民得安居土壤盡闢則有增稅之利若官自募人耕作則儲米窖穀倉廩盈積可以待外敵之變而無倉卒艱匱之憂前人施設皆有成效今但止於閒遣命使或乃暫付守臣至有給空名告身奪農人牛具犁伐之地草萊隨長立意苟且兒戲是同信妄人之浮言無一成之定計如此則其土不可得而食民不可得而居險要不可得而守實藩籬以安內地其勢不可得而成也故願相公惜之重之不以爲常人之

所共知而加忽不以爲朝廷之所已行而不問謂當別爲條畫參考古今選擇能臣專一委任至於二路大帥不可止緣虛名無所節制必與支郡相臨相統貴令脈理貫通士馬防戍招懷撫納咸聽號令雖不能盡如前世舉以付之其人猶須久任五七年之間俾有績狀乃令代易若乃勸耕之策不可外選使人客寄其地勢力孤弱心志睽乖難以責功易以敗事惟當精擇賢令俾滿十年自然土壤盡闢富實可考如使幅員千里粗有成規隱然垣牆外禦牢密自北而南江左固無可慮自南而北中原然後可圖聖上方且倚留於二三大臣欲令見功成算近在歲月惟願務實而行不至汗漫而無統也某來下郡聞見寡淺自念不可以見相公而爲是書生之談論固不足以動心而役慮矣雖然天下之計有決不可易者則又安可諱避而不稱一日有事起而謀之俱可及乎執事毋以督過幸甚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

答劉子至書

寄示新詩吟玩不能暫釋友朋間皆□□傳說蓋自風雅騷人之後占得大家數者不過六七蘇李至庾信通作一大家而韋蘇州皆兼有之陶元亮則又盡棄眾人家具而獨作一大家者也從來詩人不問家數大小皆模□可□□淵明蘇州縱極力做像終不近似惟韋詩中有數首全似淵明者江淹作淵明田居語若類而意趣全非今子至以平日研精之深一旦悟入自然得其七八可謂古今至難之事若由此進而不已渾脫圓成繼兩大家真爲盛矣近世獨李季章趨蹈中筆力浩大能追古人雖承平盛時亦未易得然子至遂謂如天機自動天籟自鳴不待瑀琢證此地位則其不然如子至得從來下功深之方有今日

第其間尚有短乏未堅等滓垢未明淨者以下功猶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隨語成章則必有退落反不逮瑠刻把口口切須審詳當使內外兩進未可內外兩忘也雖淵明詩亦自有工拙絕好者十居三四爾蘇州局面多卻儘應副得過此亦他人所不能知也其間曲折非紙上可盡

答吳明輔書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賤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垂諭道學名實真偽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後之名實僞真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尙俟面盡

上執政薦士書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飢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眾味和劑八珍所懇而後進勉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由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

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沈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扳援復貽頽年永絕榮進者乎每一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六人國爲得才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竊以禪補萬一不勝慚愧謹自陳傅良以下三十四人冒昧以聞伏候採擇陳傅良劉清之勾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石宗昭范仲黼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戡岳甫王柁游九言吳鑑項安世劉燾舒璘林鼐袁譽廖德明

奏薦勝賢良

臣聞國家之求材因其欲進而與之進則臣職修因其欲退而與之退則士節勵二者皆於治道有益而退爲難能臣伏覓平江府布衣滕宥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之孫少有緯識文行兼茂外示澹樸及與之斟酌世故動中機微涓熙中以賢良召閣試肆通爲考官排沮孝宗惜之降旨再試會丙禪而止比歲近臣又加論薦士人歎息以爲近世科目淹久無如宥者而宥廉靖自樂不競不隸年踰五十絕意仕進蕭然一廬甘於退老迹其清裁可以範世臣愚伏望聖慈念孝宗延登之勤嘉宥操行之美特賜一處士名目以旌冲尚臣干犯天威不勝震懼伏候敕旨二月

一日奉聖旨賜廉靖處士

啟

賀葉丞相

伏審誕敷明命寵陟上台宗社所臨獨當眷賚之厚臣工是式庶幾觀聽之新伏惟慶尉國家若稽治本灼見俊心考其盛衰之原必關用舍之際三傑未臣於高帝秦項方爭十夫既翼於成王商奄斯翦雖異世每煩於興嘆而並時嘗患於不遭惟管仲之相齊與孔明之佐蜀皆以偏隅之地坐收強霸之勳蓋上之相信無桷鑿之乖故己得專行有符節之合事罔問以儒陋之學功不逾於素定之謀維時真人勃興昌運亟更元宰卑房杜而不庸夢想天民宜稷契之自至伏惟某官器鍾嵩岳之厚才配唐虞之難從容煩亂之中有如□□踴躍功名之會動中事幾體坤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六

順以承天躬謙勞而接下適樊子男之服入均卿士之尊漕輸江淮屏翰吳楚擢參華近密契聖神地官兼掌貳之隆政府歷東西之峻未能獨任容有累於設施命以仔肩固顯示於德行方今丙康四海外總六師劉晏得君財苟匱而何患吉甫任政官雖冗而自清欽聞卓異之居一洗因循之陋某衰外自屏欣幸滋深外合搢紳之公言內慰鈞陶之私願不腆緘滕之敬莫伸庭著之儀愧喜兼懷數陳奚既

賀冀參政

伏審獨由上旨參貳國鈞渙號初頒交慶仁人之用尋綱肆舉益振本朝之尊伏惟歡尉切觀賢俊之所立無如出處之最難自其養望於具僚之中則有致身於上宰之意苟惟達志建國無窮之基庶幾得君俾民與被其澤自期

甚厚成效罕聞時益變遷既乖所學之素事乃叢委或違  
應務之周而又氣不足以行其言節不足以徇其道龜勉  
積祿沈酣奉身功名之垂逝云邈矣社稷之國將何諉焉  
然物之萃者勢必升陰之剝者陽必復天地交泰君臣會  
通是生命世之英出任天下之重某官德博而道大體備  
而用全元化運於四時莫測機緘之際善馭調於八駿靡  
勤銜勒之勞屹然公輔之資蚤著諫垣之日惠流舊楚聲  
冠中都民具十年之瞻帝求一德之賚果發大議分別忠  
邪多舉訓詞旁招俊乂豈徒因陋就簡襲制度於漢唐之  
餘必將用夏變夷復版籍於祖宗之故竚超鼎鉉大布甄  
衡某頃參御史之僚老領偏郡之乏茫茫其遠深愧大夫  
之從斷斷無他尙冀黎民之保忽聞新命喜倍常倫木德  
方亨水行未殄伏乞爲時自壽少尉羣情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七

謝宰執登科

羣士並進未知孰賢特恩所加忽爲異等下有慚於朋友  
上或累於朝廷惟先王度德以任官司徒命鄉而論秀必  
使行義已著天下豫知其人然後車服肆頒國家始賴其  
用固無以動世俗之耳目斯可以爲治道之楷模科舉之  
與古今殊制考之以無所統一之言語寄之於不可測度  
之權衡靡人不求惟藝是擇雖復方州論薦宗伯選掄以  
至親煩明主之尊屈訪大廷之間防隄最密謂非不肖之  
可容條對甚多庶幾實才之出此猶且士無定品家有冀  
心方其想望於進讀之時側聽於傳呼之際曾莫識其素  
守遠超越於輩流市井歎驚鄉黨夸耀習慣既久見聞謂  
何況如某者少經歷於賤貧學不專於師法悔尤未盡祿  
仕爲難是以私自退藏甘心農役之賤復無田里可供公

上之求雖黽勉而應書每旁皇而卻顧不謂錫以過分之寵拔於偶然之中集衆人之所榮爲一身之厚愧始迷弗悟徐揆厥由此蓋伏遇某官蹈履中庸左右皇極聖賢相遇持守泰甯之基忠厚成風力行寬大之政思皇多土咸造在廷以爲篤意於舉賢未若無心而得俊遂令凡陋致此叨踰某不敢恃以自強因之有立追觀前輩之盛莫匪能臣之流豈伊勳庸可踐軌躅尙庶幾於十一以報答於萬分

### 上趙運使

文字爲官已逾望始邦邑至重忽忝命書稽參功緒之成周知貢賦之等上嘉計使式厚民生伏念某自知之愚舉世無取少而干祿本場屋之空文誤薦虛名覽周秦之藏史未嘗試吏自請便親假榮渥之若斯蓋超踰而已甚然

###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七

大

而州處甸官之外地當歐粵之窮取金於山嗟鑛鑊之既隱食鹽於海嘆滋味之不充善政不施得財何所此蓋伏遇某官身爲權量道筦盈虛益下而惠之以仁正辭而設之以義眷六飛行幸之所而供億兆之原國取具而人不勞生者衆而食常寡是用廢舉官吏肅振紀綱不專責於有無姑務戒其苛虐坐令疲懦盡力撫綏昔周三監厥有保惠之道緬惟漢使始專刺舉之權古人與稽何遠之有

### 上芮提刑

外庸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周覽風俗共惟大使繫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祕之論定許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不求法令之



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之與處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無認爲難此蓋伏遇某官首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天下之論道周行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常持中典以與民豈惟伏念於囚辜蓋嘗教誨其官屬有斯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張安撫

載涓良日祇合左符受要會於司存上起居於大府顧憂忝冒有愧趨承伏念某學朴而無奇行迂而遺俗圖書之館猶或採其虛名民社所關切非利其所據乃眷古括爲今近州文物聲名沾漬已久山川風土夷險不除惟其險而難通是以漭而寡訟哀此惇獨稍寬轡銜庶幾從容有補萬一此蓋伏遇某官逢世以泰保能以謙先王勤勞固已載之彝鼎後嗣賢業益益大其烝嘗爲帝信臣鎮國東屏奎文寶訓侍天日之粹容錫盾瑠戈增郊畿之重勢豈惟寵極而人不忌抑亦民信而政易成矧是屬城有不承德蓋方伯之職王政相維世室之卿所見者遠教其不逮恃以自安區區之心斷斷若此

上韓提刑

誤頌恩典弗量智力之堪方懼譴訶已及政刑之謬有嚴王命肅告使臺伏念某才短易窮事劇難勝自頃塵於仕籍久叨領於書林忽被郡除莫知事本惟法令制時之要而經術飾治之餘二者之間久焉難居一成不變無乃過中眷惟山谷之窮民亦有父兄之善意爭訟差簡可使向方鞭撻過多祇傷和氣顧如不肖難以論茲此蓋伏遇某

官以義行仁本身及物天姿仁恕宜委重於事權世故通明莫致文於欺罔王都而近浙水以東億萬維民動息待命方冕旒之興嘆輒殿省之所親吏多侵冤人則奚罪仰遵寬大粗免滋章操造父之轡銜疾徐不失蹈公輸之規矩巧拙可施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陳提舉

昨奉詔恩許承人乏拙無他斷賤不獲辭惟日之良上事如式伏念某學無通變之益生稟遲鈍之資筮仕之初以身自效悔不更於州縣已叨寘於朝廷行誤擇以及茲恍不知其所措矧是古括素稱陋邦金鐵所藏有山脈夷傷之患魚鹽通饋仰海潮枯竭之餘分財於鄰無他自食靖言補報之萬一敢復聚斂於毫釐此蓋伏遇某官誠明粹和剛毅篤實大音不震律呂既調元氣無私草木自遂有懷乾道之御史上繼先朝之巨公信道益堅得名甚寵臨遣之際上意可知蓋京邑之爲恩振根本而益厚愛惜官吏使各極其所長闕畧簡書非務出其不測況辱趨承之舊倍深傾盡之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李簽院啟

伏審顯膺制命榮總樞庭儒者得時天下幸甚切以右府本兵之地六師平國之威制牙璋玉節之符董熊士虎臣之用知其策畫必將難任而易疑詭以勳庸亦或邀功而生事繁上拔舉係時翕張博觀前世之用人無若本朝之中道肆擇通儒之俊使知秉義而養威擢於屢試之餘欲其更變而明審望實既著姦宄自消然以仁而遂其謀允文而奮於武兼茲二任厥惟艱哉自非才德之全莫寄安危之大某官易簡而知險阻清和而化寬廉赤璧黃琮上

禮穹吳豫章文梓表立明堂庭爭犯顏凜純忠之外著燕  
居若怯巖沈勇之內昭赤心佐王華髮在服甄才冢宰九  
等定人物之評勸學經筵六藝致帝王之用除書甫下士  
論已傾謂當彙進之時匪特遞遷之舊宜更新於百度以  
震懾於四夷某比接周行嘗陪末議忽聞超序倍切忻愉  
蓋神武在於不爭而太平見於無象式欽奇畧自尉顏齡

與交代啟

講學邱園居昧論交之素佐刑畿路契敦展事之先在疲  
懦之所蒙固依承之甚幸共惟交代某官器質方雅才識  
敏明恢舊德之名家擅能官之美譽宜膺專任快剖決以  
無留尙俾屬人豈徊翔而有命既屢申於疑獄乃多積於  
陰功發迹自茲亨途何遠至如某者未堪從宦徒玷策名  
叨被近除非官序之當得俯將就職量分義以自慙智者  
之後利而易循拙者之初鈍而難習或可施於警告願勿  
棄於疎庸方戒寒凝倍綴德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祭文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夭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爲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厯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衮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七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褻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惻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祭呂太史文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不存之莫測昔余之於公也年有長少之序輩有先後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於公也喪前路之鄉導廢旁觀之軌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至此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卑見陋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

身講源流於遍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方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士拔起林岫爲英爲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茗秀流蘋藻以芼擷潔黍稷而饋饒嗚呼公之施於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爲博不以文爲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旨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迷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干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承謬疑古人之皆然儻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於此耐

祭石似之文

初美俗之願成扶衆俊以濟艱及流風之欲泯忌獨潔之勝頑豈有羨而後修將莫侵而自閑公孤翔於南泉佩彤昭而力彎途遙遙而靡止駕冉冉而難攀彼爲山而造天必峭險而孱顏試鉏耨於荒疇固一穀而羣菅俄斥遠以零落更十年之閒關晚回寤而下招稍色愉而體嫻已從茲其遂通塞非中之所安傲大暑以奚爲駭忽寐之弗還遺幼兒與弱女眇土薄以貲殫嗟死生之何常偶形質之居間痛滅木之滔滔收覆水於驚瀾思共評而莫獲空掩淚以長潛

祭高知錄文

宣仁諸孫貌寬氣平笑談豐腴觴罍流行宿於吏術剖難釋微其長賴材僚也不疑中以病廢飲食自若神明折衝胥史驚愕人之利達惟力是求有所不能詬天歸尤其在君公謂分宜得胡亦莫遂命實余厄城東道宮欹棟毀垣紛乎哭者寓此一棺我壻門下奔走睽阻今焉長辭來對

清酌

祭趙知宗文

惟公廉問岷梁政兼忠惠稱一時奉使之賢糾察邦族事  
遵法教爲近世司宗之首至於思慮款實皆有益之言服  
用麤樸無私積之富顧瞻遺老存者幾人尙其耆耆永以  
引翼遽聞殞背徒切摧傷煢然一危於此永訣

祭韓子師尙書文

嗚呼澗底之松山上之苗崇高易憑昔者實謠其後不然  
沈下則通生而尊豪以脆受攻所可冤者天與魁傑旣墮  
鼎鐘人共埋沒嗟公之生超絕儔倫博極古今殫洽見聞  
識必詣遠敏常造神磊磊落落異寶殊珍浩浩瀟瀟霖雨  
濃雲威望之所銷壓氣焰之所炙斫繩尺之所裁量機智  
之所糾紛可以御狡謀蹴橫奔定猝變收奇動然而不使  
之鬱屈閭閻束縛賤貧渴硯枯筆場屋酸辛角寒士之一  
能取科舉之銖分而使之傳簪襲組峻峻墟宏閉身隔影響  
勢連霄漢每纍然以折節俄聳焉而擢幹士畏而遠物疑  
而畔雖事少而功倍終薄譽而厚訕五十之年半爲憂患  
尙書學士朝廷之儀時靡難矣亦弗我施憤發挂冠龕米  
自炊猶或未免口語紛睽扁舟出沒震澤渺瀰天莫勝人  
今曷其追哀彼蒸民不自正中算少量多是非所蒙我墮  
荊州葦荻千叢寓觴告別與江俱東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學不苟爲足也故雖旣聞理要而猶前師後友  
上請下問至於老而未已仕不苟爲進也故雖已得名第  
而常避名匿跡援親辭病終其身而不試側躬容膝於懷  
題廣屋之下垢衣惡食於文繡膏粱之地其仰如疑其俯  
如愧疾痛滿心藥石起志惴惴慄慄以歿其世嗚呼悲夫  
豈非小罪大懼而知爲善之難粹白累緇而畏失身之易

不私其樂而私其憂願近於仁而遠於利者乎若夫父母兄弟安其義而不以爲勞朋友國人化其節而不以爲異一純無疵羣賤猶貴蓋繁乎其可考非率爾之所議也余視執事匪合而離書札罕通嗜好多違至其知君自謂庶幾念考槃之不見陳澗酌以來思

祭妻母翁安人文

外舅后家門貴身貧夫人南產地異材鈞京山四年遠不借成挾兩幼女終永獨處居閑歲深得官日淺分甘共少其樂衍衍內不爲豐外不求多稱力而食靡塵彼禾人所弗堪已則自保巧拙之間豈有天道我生多艱蓬首木質夫人愛之始自鋤被漂流不巳齒髮旣衰如雲出山未雨莫回每得安來忽以凶報預知將終曾不我告所不老壽噫我之禍亦有短懷自今無懇彼一卮酒地遠味酸寄哀此文追琢我肝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祭中洲處士李公文

嗚呼排幽出深自爲芳馨天不夭傷使秀于庭彼來者誰莫采莫掇挹嗅過之摧落歲月君力於善不求事功挫絕枝榮本樂是宗使其師友上下百世庶乎成材性命之際今也七十靡有驕媮亦足以歸無忤斯邱蘄春山城中洲水宅槁梧其陰釣石不泐昔我謂君死如委土順而盡矣何較福禍君曰不然孰示勸懲端潔爾身升濟神明悲君遽亡無復論辨盍從天來視此薄奠

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法理味材雖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長爲偉小短爲悍誰不

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疎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尙親拔擢  
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馬以驥遵彼  
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爲選人  
鬢鬢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非如  
題鴉使草不芳非天人使公蹇蹇曰惟公命則又鄙淺  
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  
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之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亡  
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祭魏益之文

聞善多而守者少知道易而樂之難誠聞誠知其又奚閒  
蓋君實行而無危堅論而非訕老於科舉而不愠業於敦  
學而不慢一造之悟遂廢方級獨養之和不設冰炭每益  
益其內足不矯矯以外贊忘英華之可眩澤枯槁以自祭  
不違物不傲世順天命遠人患可謂能新方寸之疆理關  
重昏之爽旦者也君之友朋無不得仕使君布褐誰毒處  
此松樛柏偃聽彼文梓惟有後彫又先以死今我之歸獨  
行依依望君之像身聳貌夷尙疑生前欲接而非陳觴問  
故涕淚交揮

祭林伯和文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  
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旣淑友官旣廉清進趨之行  
旣恬以寧曷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  
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  
四山合頽棺槨複紮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  
我能君之於善蓋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  
詎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



祭翁常之文

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嗚呼市隱於太玉之下林樂於秀峯之上世塵垢而累余  
蹇獨立而縱放疎雲佩而霞服超龍馭而鸞執詩抽情而  
麗密賦寫物而宏壯方五字之得雋甚百勝而霸王每孤  
吟而永日何計外之得喪飯高鳳漂餘之麥羹姜詩自躍  
之魚蔭陶令宅邊之柳畦公儀園外之蔬猶莫色之憔悴  
不帶索以娛老志欲行而氣留形僅完而神槁悲人生之  
愚賢等飄飄於埃塵若少陵者知言謂非僊而危身未疾  
已盡綺文固在注茲一蠹挹彼東海

祭高永州文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簪笏之映而自  
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曩貴靡羞後貧銖廉黍約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六

以標厥身官奚弗昭知亦非少薦聞實多不用竟老眇然  
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我慚素賤迺辱公女  
手擇寒蔬相與敬處公歸自洪我屏西山瘦馬獨來共談  
草間我疾異甚遲旦暮死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義富哀  
以情當悲昏塞我衷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昔語强寄  
茲觴公醕勿吐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  
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攸載書以來糾結披籍  
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啟塾滌醒獨爲  
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鼈惟己所操回視世人  
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  
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

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鑄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口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祭史太師文

嗚呼公事孝宗奮由龍潛翊之天飛勞晝倍兼孝宗命相公再當國同致太平亦同好德公老臥家孝宗禪禹辭於羣臣獨詔公處公之將薨孝宗始疾及其訃聞震悼以亟嗟夫天之生公實畀孝宗君臣之間自初及終豈惟君臣以師以友言同慮從恩隆情厚官爲太師九十之齒中興以來未有公比於皇孝宗廟祔既祔四海惻痠三年縞素惟公元臣存歿無虧民思孝宗則偕公悲昔公剡士十有五輩或至或否均受其賚我不知公公亦薦我如公至心固自爲可生不能謝死也宜哀敬陳茲觴公無吐哉

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口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蘊固已實考王伯之汗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轡策於駑瘠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環中嗚于海陬敗屨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凡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離離機慮內沈笑語外融曾未施其一

二而誇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對村之峰  
帝曰汝歸公寡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  
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間之掩昭以龔惟其不磨植厚于穹  
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  
有死始而生終異疾侵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  
公旣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  
填胸

祭徐子宜侍郎文

嗚呼甲寅之歲天地震崩惟左司郎晝惶夜驚刳心爲謀  
殞身爲行奉漏沃焦幸而復寧曾未幾時有命南竄虛罪  
山出浮毀波亂騰書交章預指犴犴請誅請族以一咻萬  
自茲十年旅食僦宿以醫自混以藥自鬻穉兒道長老母  
門哭逢舊御史攘臂瞋目歲復在寅江淮大兇投之湓城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八

俾塞賊衝毀樓學刳燒土補墉募兵滿階教劔交胷秣陵  
之畫衆固不右遂徙豫章聞聽日謬沸羹再興羅織重就  
朝傳罷斥莫報彈奏嗚呼哀哉課其前功廟祏之思陳其  
往冤行路之悲彼讒不圖別立是非室人孔安噫我獨危  
嗚呼哀哉心恭兒冲氣順詞正如璋如珪起愛起敬誰託  
之孤誰寄之命今也云亡可以論定嗚呼哀哉惟鑒者神  
惟知者天物險我平雖艱不偏匪伊後來古聖則然盡此  
一觴歸安於泉

祭趙幾道文

嗚呼世寡成材天損人虧驚外羸中得角喪圭昔在孔氏  
學急於困終身之力治此分寸嗟余幾道獨源衆流不尼  
不奔孔治孔求國能洋洋家行濟濟有以致用無不具體  
事物之碎多於髮絲性命之眇猶隔忽口如果旣熟可薦

而食其或不食遺後以德誰挽而後孰推而前電逝矢激  
驚波駭川余猶且老視蔭永息期君雁蕩竝坐巖石一游  
甚難悲夫驟亾病覆邱陵氣靡亢天欲行道世欲樹教  
胡不保定俾試厥效萬古茫茫去來堂堂盈庭之哀痛捨  
我觴

祭邱樞使文

特起爲豪間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京師  
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環磊獨步漢關手提秦華  
橫絕兩間胄學春晴容臺夜雨通廬併榻連月縱語挺空  
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舊人日少  
金聲中朝玉振江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口先割滿堂  
爲傾蚤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  
講學祖性宗命克已復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枝累棊奚足  
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授之塵尾張呂  
同歸我生款啟以拙自損繇公有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  
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麤拉朽夷難懼子  
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評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  
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  
新礎長松妍華下蔭海浦一鉢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  
弗我有庾

祭令人文

嗚呼子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了  
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  
友而昏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笥之新動息  
先至如鶴警分尺寸自達如葦涉津竟復奚爲邱夷谷堙  
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鶩旣罔滯於性靈撫機關而遠離

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兮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平憶昔  
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如無生凜枯槎  
之介雪矚野雁而吞聲大塊漫漫誰濁誰清昭此無昧浩  
乎獨行

祭厲約父文

嗚呼哀哉行學忘家經營博涉三場甚工二篇可躡用此  
取獲安坐運籌以短議人於己曷尤奚其爾圖併習孫武  
雖得俊科已失故步箭插于腰馬行翩翾按劍抵掌勢則  
當然湘山之長湘水之遠招子而來留子不返噫母啼矣  
淚盡目乾噫友悲矣氣折鼻酸詩應絕吟易應罷訓萬感  
都消百殞誰愠扶柩復宇上恩如春魂將無同我語或聞

祭劉公實侍郎文

昔我官吳事公爲屬且懃且拙無一可矚手一卷書隨吏  
後先公顧而笑如是積年別公東西若常在側問訊寒暑  
莫敢有失問胡闊焉子困妻屯公乃長謝報行始聞偉公  
自置介介特特雖爲侍從屢去王國未嘗屈己未嘗徇人  
未嘗計惜私售其身我因乏使時踵公後情嚴律寬可效  
可守歸從泉山棄祠而止上兩起公公不一起望公深者  
終遂高蹈待公淺者公曷輕矯出處大矣古今所難孰如  
公完既老愈安菱角之塘采菱若雲激其歌聲以傳後人

祭周南仲文

嗚呼哀哉列形而蛻質強心而使臆夜凜凜而徹曙朝惇  
惇而竟夕事固雜而難精理尤微而易失信孰禦而橫陳  
疑避礙而旁出棄昔能之故智就今巧之新術忽超前而  
卻拒幾左牽而右繫山未高而亟進井既深而更掘積劬  
勞者至矣終拔類而離匹力欲周乎世人紛上勤而下卹

寧小侏以爲巽不苦勁而轉激冀家化而戶曉乃羣譏而  
衆嫉希意合而何有曾不暖其一席粗窺右文之戶迄老  
集英之秩身常屏於窮巷論每喧乎京邑詩雖取夫諧人  
嗟誰受而誰食嗚呼哀哉子昨捨我曷月曷日夢輒墮前  
悲子之屈書復屢訊勉子以德被外物之爲重喪吾寶於  
聚礫何飄風而得久漫黃潦之驟溢孰後獲而奪志勿先  
辭而示迹謂坎壞以長在奚死亡而遽及歲慘淡以將莫  
淚沈瀾而橫集疇昔之會有言未卒豈隔江之莫寫遂重  
泉而永畢展也茲觴子尙未覲

祭黃尚書文

嗚呼方哭公塋俄又哭公哀我人斯一門兩逢始公少時  
便期不朽必天下材乃相與友聚書成山積疑成林不質  
不止斷以內心唯唯默默與世不隔卓卓的的自爲令德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進諫何晚退奚闊焉何復外徙南東其邊公存匪石終始  
根柢常扶正論獨引大體旣病旣衰猶爲時咎得士三十  
可培國基今始五六嘻其難遇所識未博乏賢是懼人生  
幾何誰能無媮思公壯意令我涕流憂人雖急憂已尤重  
傳聞得謝有識欣悚天台可去雁蕩可來公若許我老懷  
共開茲焉止矣且置是事有醜彼酒有切彼誡公不歆我  
意則已宣公如我歆一念萬年

祭俞侍郎文

昔遊太學公乃心親一經寥寥萬類千倫後使徐州我獨  
神遇衆賓藉藉卻坐屏語人情實難對面山川寒暖燥溼  
隨時屢遷浪波雖疏金石常在我意則然公亦深體公侍  
明主善良有依黜薄崇厚銷紛釋疑色別朱紫聲辨聰聵  
坦然平懷可以用大信熙朝士存者幾餘況我老病鼠身

海隅隣其作雲臨安之上密而不雨跡泯無向孰謂未泯  
公之至誠尙知我哀酒淚同傾

祭王君玉太博文

蚤指子學慎水之坻愛子德容質淳無虧晚哦子詩鍾山  
之壁喜子業藝更進往昔四十年間散合靡常寒溫每通  
細密其行籍田以來情喏尤謹我已昧昧子何懇懇自云  
師友義定不愆緩當不後急當不先鼓之答桴我則多愧  
驂之從輿子信勿背屬有越客袖傳子書問無恙耶乃與  
訃俱立朝幾何論事未也徒成古今莫奏頌雅崇高轉瞬  
忽墮奚悲喪我良朋妨老增衰灑酒于江巨壑擺撼執淚  
滿把白日黓闇

祭虞夫人文

責子以貴力欲必窮憐子以貧請期必從屬憂夫人獨寒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遠客豈不榮養質子來索示疾求全死猶待衾孰如從兄  
存沒遂心匍匐空悲寂寥罔悔壞此從容成彼狼狽噫象  
及段古有至難薄夫與叱君子所歎誰能同生不同緩急  
以貨易德何啻瓦石異景迫人老驚見之遙持一尊式昭  
母慈

祭徐靈淵文

嗚呼不難進爲難於窮處耕釣雖微賢哲皆聚孔鸞高翔  
直不萬尋長鯨淵潛下超重深念子少時獨負奇意方諸  
擊空明水自至尙滯遠邑稀逢殊知誓將退休割棄毫釐  
回風雲旗豹舄翠被懷文抱質調笑纒纒臨絕之恨豈猶  
未平噫曰造物吝我者名子實有能何必老壽友朋共傳  
可以永久酌子芳酒送子好辭子安其歸毋擾我思

祭戴詹事文

嗚呼我幼而賤公長又賢憐我教我莫如公先爰自生髮  
逮於華顛志有各行情無間焉公晚逢時儒道始尊迺尹  
震宮迺長冬官又詞之宗經術之源麒麟獨遊鳳凰孤鶩  
君父恩深百請難絕疏廣雖去終在魏闕貢禹雖留卒以  
死別都人熟見感事悲切我病臥久遲公遠歸曷不迎門  
曷不倒衣曷不大斗以酌壽祺縞中素衫相對曷爲

祭徐文子侍郎文

嗚呼昔者諸友以業授人隨枝逐條各自秋春于時侍郎  
卓爾靈根有光厥師兼華衆門凡眼未刮視如等倫我獨  
嗟異望之日新意大非豪心小非貧信立於朝勤成於民  
不止俎豆從容簪紳可用軍旅有嚴有仁何必裕蠱愈削  
愈賤可用解悖能彌能綸我老且病戀影惜身坐觀侍郎  
拯溺扶屯忽捨我去姑熟之垠兩梁摧峯大江揚塵駿嘯  
罷號送子於墳悲夫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祭陳殿撰文

噫道難知其又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尙少懸悟  
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龐艾端特公亦挺然  
捐身徇國夫何事謬以名受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  
之地雖曰大蓬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飯厥志曷從  
豈民無良使我不逢禪余從公狂氣未斂耄至而哀百罹  
易感繩牀並坐諦視慘慘已矣奈何飲也靡憾

祭朱文昭文

嗚呼子生逾七十余猶病其不延子訃已隔年余尙意其  
或存獨釣孤耘蠶浦蠻村汲墳魯壁暗理冥論蓬蒿當徑  
兮藜葭門面肉擁腫兮眼眇昏書成家而不食緝野繭以  
自温嗟子去今何之兮電先置雲後軒聽我苦詞有來熒



魂

祭周宗夷文

謝家古池水石照廬雖在城市何異郊墟質完而禮行方  
而臞語諧宮商放斥俗書已甘短褐何羨長裾上承親歡  
兒女傍趨良朋時來花月供娛十五五煦煦濡濡人生  
良難正爾何須使盡其壽豈非樂歟自子失音我久歎吁  
不聞著牀擱焉永徂一念起滅孰知有無同處毅中孰分  
哲愚存豈其實亡豈其虛酌此涓滴百川撓酥

祭徐叔範文

嗚呼叔範孰惠子不可及之能旣以文稱視古鮮輩在今  
絕朋嗚呼叔範孰厄子不可堪之窮遂與身終一犁盡田  
百瓦傾宮遙遙仙壇悠悠潦波何樂而留之死靡他彼哀  
子者恩重鞏侯殮藏皆新返柩若流嗟人異生豈不同泯  
惟有斯文不隨以盡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酉

祭陳益之待制文

嗚呼知復何言言又曷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舉之  
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棲遲嘯歌水送山迎自斷  
荒陂窈無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坐常盈  
筆硯欲絕忽編永寧耆舊昔聞汝穎今評攄吐宿慮鐫磨  
晚生拔楊已暝百詢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英各秉志義  
俱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綸經國有大命率先啟行夜下  
巴峽風回洞庭匪勇爲尙由其血誠天之牖民心膂股肱  
誰甘蔀屋捨車弗乘銷沈至死有困無亨竭盡寒卮以哀  
冥冥

祭林叔利文

嗚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偈者獨君弟兄人之所利

我之所諱君不我同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學婉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奔其難在止始約終窮要信於己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敬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一樽二簋春筍秋花爛漫牕几屢尅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尙可把薦君之清移植壠下

祭王木叔祕監文

嗚呼忠者上之肝膂也孰盤石而不移明者事之著蔡也孰鑿燧而不欺廉所以紀其身也圭芒琰而力持諒所以端其友也矢激烈而正詞亭山維高岷岡維平舒以春溫斂以秋清屹其少時已自前輩不汲以進不撓以退曷徐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五

其行曷亟其止垂拱之侍無幾日爾鹽梅腥熟終歸臭腐庸夫嚇哉哲士肯顧公昔浮舟駕言東流排我籬戶笑談忘憂舟藏人往徒載遺像後生觀之猶得髯髯

祭蔡行之尙書文

乾道初元始變時文公尙總角捨龐趨醇機杼自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憤直詞大振名傳外夷氣蓋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邈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形于歎顰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鄰衆方愕眙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旣進趙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否常屯每輒中道濡尾曳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

我聞垂老喪朋將死離羣海覆河翻永矢斯樽

祭薛子舒文

嗚呼元化顯行衆哲繁興失其所弘寂寥罕成孰挈乎道而昧以書孰安乎故迷性之初我雖空虛庶見子充千年羣疑百世孤通子生甚遲子知何速靡煩播種自致荏菽未聞先悟未睹先領虞夏昭回漢唐蘇醒危豈意持顛豈貌扶極古窮今以鑑稱銖如車既成共載一轂誰將西歸懸折子軸寧從絳老辱於城輿忍同賈生賦彼坐隅山林臯壤我久退聽子胡爲然有視無睽寒泉沈沈露菊采采餅曷覆翻天地常在

祭何知院文

嗚呼蚤濫太學陪公下陳見謂溫厚性良行淳適佐渚宮公陟諫長矜憐旅窮勸請勿往公開國論余困讒言顯辨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夫

陰扶厥功倍焉公開小山燕豫邑里余又廢棄近通一水歲節勞苦書盈匳箱海柑帶露日柿凝霜宜其百年相與勿替哀哉不祥千古同逝公尙永已余存幾時皎如茲觴從公以歸

祭黃觀復文

嗚呼昔同吳官拂榻延筇子時少年未測我語子尊亦疑匿使南去旣歷三紀蒼涼成翁百聞滿臆千慮填胸乃能與我深鬪淺攻學之難知非適今日自有經籍朋吁衆咈及余未死要徵以一卓彼鑿者爛如晨星有鬱彼蒙渙兮春冰悲子一昏不復再明八年豈多喪我四友子宗三失海縮嶽朽凜凜茲酌地將不受

祭宋廐父文

涓熙初載實偕我遊我言甚切世設不訓子惠聞之如水

東流惟其所欲書外無求食或腐鯢衣或穿裘山或櫟載  
溪或桴浮若耶之曲雲門之陬抱篋獨往竟歲長留三墳  
啟伏百世承周雷靈蹟塞日月昏幽子不人語人不子謀  
自悟自樂孰知其憂嗚呼天欲死我盡喪厥儔無復傳聲  
無復置郵無復影響千里相收寂寂永夜茫茫古邱不如  
我先放子白頭

祭薛端明文

嗚呼視不以目而明聽不以耳而聰譬巧射之百發豈勞  
思乎穀中由天分之素高與性會而俱崇故樂廣約言而  
能以理服物徐傳善論而不以學爲功蚤名重於淳熙翁  
多士其竝宗謹獨悟與衆得皆自余之啟蒙彼建安之裁  
量外永嘉而弗同幸於公而無疑亦莫知其所從噫道術  
之難明非專智之可窮雖弗同其奚害公胡恃以自容偉  
鳳雛之挺出貫千載而兼通悲霍霍以先逝遂悽悽而奄  
終嗚呼方諫垣之始合兮謂禮樂之皆可舉何師干之晚  
試兮乃時命之不吾與位暫伸而志屈神尚完而形沮每  
相從於一邱付萬事於無語耆老都盡寂寥誰主我但孤  
存有隕如雨

代祭梁夫人文

允矣夫人爲世婦則環佩有憲笄珈是飾閨闈之秘實難  
其德乃當天心乃生相國河嶽作靈奎斗爲文右我明言  
師長搢紳乾道之末整齊百度洽彼北戎華夏安堵下多  
其子而知其母大國旣啟衮衣而養言念鄉井安輿南往  
謂當益歡何意泉壤嗚呼哀哉生人替替昔公種播望公  
亟還收穡以哺夫人逝矣公肯曷顧而況不肖義均骨肉  
閩吳相望莫能往復遙持一觴有淚如覆

祭李參政文

昔公預政轉敵爲平黼屨一去岷峨幾程天蘊良謨發於  
妙齡逮茲退藏愈勵愈明今所未知古所已行方畧部分  
如將使兵百家麤殘全取粹精一代文獻得其紀承子日  
深佇鼎餗再羹刳割既壞撥扶將興奈何一朝長隔死生  
嗚呼哀哉道之方消不可祿榮蘋葦搖曳猿鶴逢迎或泣  
不歌或飲不醒展轉其間奚置品評一念未泯獨公弟兄  
特於東南片善寸能頰舌匪譽肺腸與并哀今無有士夫  
倚憑老我何用叩胷血雫空留故書熠熠滿滕黃河北流  
大江東傾此酒遠邇湧溢公庭神尚挹彼毋我或醒

祭劉酌甫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脛良矣而不馳阨於樵漁藿瘦  
鹽肥厥田一夫墮墉半之稅役有由令怒不移邑庭百弓  
莽焉空基命爲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濊吐吞渴飢竟以  
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荆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嘻  
曷不自放誰所繫維尙有鬼神攜以同歸

祭劉閣學文

公副雜端奏效豈多從余楚宮樽酒笑歌其爲二史述作  
未久我適饋師再見京口比三召之余臥不聞竟復改命  
不得至門道之合離古云有數惜哉匆匆徇彼長路仰有  
茂木俯有清泉既老而休樂以永年公初秉德維蜀之望  
德成而尊四海順向凡今善人與夫志士無不相弔箇溪  
亡矣人生如贅何計往來我亦行死孰爲公哀

祭林大卿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闔輿且接話語辱以賢孫嬪於  
賤息恤嫻兩盡意愛兼深鼎食再豐況值年齡之永丹砂

累驗宜招氣脈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隔酌觴有溢揮淚若流

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己生敬夫所尊如其父兄赤岸之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善宜書母因子亡姑以父喪婉也二孫孰扼彼吭理有逆施事有闕虧惟其不瑕足以永歸

祭內子合人文

世言夫婦蓋有等差子於婦職得之實多外直內正無一邪曲我每敬愧自消其欲私願既然使有中壽侃侃離離家道可久自子之逝宣姜別隨宓滯下天三嫂徑歸我病大熱倮然枯峙斯命也歟抑天所棄開元之陽繚其□□□若孩遲我同往

代子祭合人文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八

尤

某僅脫童丱識未及遠教而使立則母之願養之以成惟母是依何圖一朝割裂至此彼永存者無形無聲我母之去日疎日隔自戊子至今日始克昭告哀哉痛哉

祭子三郎文

噫嘻汝其幼成耶汝幼既能率禮長必能行義教以良師如護珠玉日望成立如養苗稼何物怪病如追寇讐我但迷癡莫敢挽奪方葬汝母俄喪汝生哭淚縱橫同口異說汝其誤□□事雖羸脆而難持我欲合之彼固離之我欲成之彼固敗之我身無堅變□則宜念汝何罪今也併權我汝絕同振手於茲哀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著

書常希古長洲政事錄後

故贈諫議大夫常公安民紹聖初任御史所排治姦人甚多獨言蔡京黨與已就必亂國家最爲先見後竟入黨籍以窮死宰長洲邑人尤愛之至以俚語目爲生佛自言待保正以古比長間胥不任吏以全吏用刑如醫之愈疾不妄投藥可謂方畧先成於心非復隨世寬猛之偏術也是時長洲訟牒二千青苗常平尤峻西師屢買衣襖蓋縣之難治久矣豈獨今爲然士挾苟簡因循以馭之則其厭俗之日衰而卒無善政亦何怪焉常公以節聞天下不以吏能自名也然必錄者官無不盡之職而治民者古人所以示爲善之信也今之爲善士者皆言不能爲縣爲縣者必不能爲善士此又非也余得此錄於公之孫矜因記其末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一

題潘彥庶羣書辨正

潘彥庶少有五色筆本州丞薦送使只用三場之巧久當取危第官職惟意所擇爾顧乃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衆人思慮不到處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宜其棄擲也今遠去漢陽僅作數十弓手頭領彼以舉子學典州奉使者方當低回受役手板顛倒色如暗塵始悔前所爲矣悲哉余愧非精識其羣書辨正寂寥十數簡謂古人之書必待已而決頗亦疑之至分別商鞅諸葛亮張華姚崇等知古大臣體策南北形勢國是所歸中今日利害之實然後信其的確有用地奇士也彥庶行矣漢沔之間草樹萋迷後蘇前禰棄擲甚衆世終無精識乎徐載以歸益盡力於古人奚悔焉

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矜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矜大尤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爲士人將以示其爲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傳言孔子歎服老子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卽老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狎而齊也此世論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

題薛常州論語小學後

一人之身衆人之身也一身之家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衆人之身必自成其身其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

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若夫私其身者非也不以其家累天下之家必自治其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不以其學諉萬世共由之學必自善其學其學善而能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者非也師雖有傳說雖有本然而學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有辨也德行有新也推之乎萬世所共由不異矣謂必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爲諉者也不一說不一本而不至乎其所以共由者以學爲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小學教授留君刻於學官某謹書其後

進故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  
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聞魯爲因舊之國定公非開治之君然其所問猶欲  
求邦之所以廢興且以一言爲斷志如此其切詞如此  
其急者蓋當是時王道雖衰而未息其君臣相與議論  
尙能參稽於義理之初而未盡埋沒於事爲之末故也  
自禹承舜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伊尹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是則君臣各知難而任責人主必捨  
己而求是乃從古致治之本原春秋以來幾失之矣臣  
嘗因孔子之對而論之夫推興喪者治之理而順樂易  
者人之情然而克艱乃致易之原也受逆乃得順之門

也人情見美而心好卽安而意悅常欲以易求易而不  
知其難以順求順而不知其逆也故因一易造百難因  
一順生衆逆輕則疑阻橫生怨謗滿前重則矛戟森起  
殺戮相繼展轉讐疾靡所定止而身與家國從之烏得  
其順且易哉治道有二內理也外事也事著而有方故  
任之欲難難則行行則勤勤則業廣積日累月而無事  
不舉非致易乎理微而無形故察之欲逆逆則止止則  
思思則理明心融意浹而羣疑冰釋非致順乎外業廣  
內理明治天下不能加毫末矣此爲君難所以爲一言  
而興邦而唯其言莫予違所以爲一言而喪邦也臣觀  
三代以前君臣共治無一事不難無一語不逆如疆田  
疇如作室屋如利器用無一苟且以就墮踰者及其功  
業光美垂布簡冊順易孰大焉後之君臣或有所更嘗

有所容受不必盡合遂稱治世然其去古人則已遠矣  
沉於忽所難趨所易安所順捨所逆以酖毒爲甘美而  
寢積薪之火者可不畏孔子之言哉

胡壑名說

思曰睿睿作聖案字篇壑古文睿字也由思得睿由睿得  
聖古人常道也而近世學者諱之以爲作聖當自蒙蓋疑  
睿之流於薄也信如古文從壑則不流矣胡泰然子自十  
餘歲敏讀能文詞思致超越學而不倦未知其止也余爲  
名古文壑而字彥思率其常防其薄也

守禦錄

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刻於州學往歲王師北  
伐德載與劉平國援此諭其守謀增啤浚隍豫儲擬以待  
非常旣虜復請和事亦已然君之志不可誣也今遂刊布  
其書甚善不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寓人修牆屋猶  
知任拒守之責而況於保障扞禦之臣乎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  
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  
其卽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題畫婆須密女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  
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爲笑如此  
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乃異域之放言  
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此裁量友朋乎志意  
想識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  
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答高宗丞

錢塘示余石刻脫又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十一字問久不報始參預樓公大防書此銘謂姪其從姑者女姪非男子也又改宋州爲南都越州爲鎮東軍余以爲適以完新爲一新按左氏姪從姑子圍與焉會於祝其實夾谷與樓公所改義不合古文簡質臣名予我通一稱爾不窮窮然自別也章懷太子以治爲化柳子厚以治爲理至韓退之則本名不諱況嫌名耶太宗丞求余初稟因併錄異同以遺之

題歐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後

余嘗戲語鄉人河豚雖毒而人能啖之毒又甚矣梅聖俞勤勤憂人以豢河豚致死乃謂籠蛇蝦蟇爲無苦其爲人計固厚然二物獨何罪乎因中止寄此刻謾題以當一笑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

久別安隱

題荆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荆公高下數家村詩疑武陵源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別無好韻審爾則欲宿媿桑門當又疑矣

題石月硯屏後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持至謂兩曜分爲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涵樹文因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書龍川集後

余旣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敞推官趙君崇崑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郵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己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漩起沱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六

題陳秀伯碑陰

余旣銘陳君昂重言曰昂母林氏同縣林坳里人生十八年歸先人林氏富陳氏貧父祖同宦學道里常千餘母從姑窮舍中插椹自蔽歎曰是可長處乎盡傾齋裝悉買田始治屋今礪碣東山西奧三村多遺疇焉余固疑陳君無所合於世何遽至給足而夫人能以枝葉芘本根克私成公信天下賢女子也有儒業無儒效衣食併日門單戶寒故昔人以爲誤悔之久矣自君高及昂爲儒累累效無寸尺誤豈少耶母棄昂時未三十爾然而上伸舅姑之養下隆子孫之託皆夫人力也不可以無傳因書畀昂使刻於銘側嘉定八年正月□□日

趙汝駟爲台州屬縣簿建屋以藏戶版余爲名曰孔

先而著其詞

非籍不有惟籍乃守先聖所正後學敢謬臨海之邑俞米  
寸帛必信必實以作民極嘉定八年二月

題二劉文集後

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  
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  
人而皆經行修明爲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祠  
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  
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  
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  
開道蔚爲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然百餘年間緒  
言遺論稍已墜失而吾儕淺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  
有存者豈可不爲之勤重玩繹之歟

題張君所注佛書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黃巖張士特示余注心經金剛圓覺楞嚴四十二章及標  
題節注經律糾異等皆備昔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  
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今觀張君貫穿出入證會  
風復悉從舊文不以私意爲之說也至於要言微趣人所  
難知往往迎刃冰解則多自得之矣按四十二章質畧淺  
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  
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者  
直以入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終始  
爲聖狂賢邪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  
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  
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  
其於道鮮矣余旣爲張君題所注佛書併記一事蜀人范  
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

佛爲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卒所課爾東叔因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余間請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後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之知止於如此嗚呼安得以張君所注語之乎

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藁

公羣子師崇言公親以二藁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託云時李翰林獻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君幸益求他藁亦謹藏勿墜會當有用時如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然後爲盛爾

題朱晦菴帖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今人也

題陳止齋帖

右澗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題張都官送行詩後

張公送行詩及題卷後者司馬范公而下瑰瑋名士往往在焉言語字畫森然眼旁歛懷其人不寐竟夕

題張誤雲谷雜記後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殫洽欲於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之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泊宅編載張安

道花書名事恐誤當更考正

題蔡君進書後

蔡君兩書文詞溫雅所論皆田里實利害也然其病在於本源夫巨潦汎濫流蕩漂溺至以滔天滅木爲患若使反壑則波浪靜矣余不識君而嘉其有憂民之心姑題於末

題韓尙書帖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怪訝謂此乃古人遺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端信師帖

端信大師自天台教觀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鋒起滄

熙初都下禪講尙多宿舊名人師年少操矛入室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相顧歎駭曰信書厨不可與爭也國子監主簿甄公良友意疎而說慧高下在口師未嘗假借有粹疑詭問必釐析首末使傲消氣折乃已甄公尤畏之闔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無世間名利語以此自終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

呂子陽老子支離說

永康呂皓子陽解老子旣成以授余周衰諸子各騁私見爲書隳裂王道而恣於曲學聃其最甚者祥禊所蒙大義蔽矣固不得而強同也每嘆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莊列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子陽再試省司

不中遂絕迹科舉當得累恩亦棄不就有高退之節歲青黃散穀數千遠村窮乏皆賴其救有任卹之恩方少時適會父兄有詔獄上疏孝宗且納所居官天子感動立命慮冤枉併緣坐得釋五十餘人有幹子之孝旣隱居無用獨教其子殊殊亦凜絜孤立出處必以度子陽實知之父子自爲師友有察父之明門內肅如也閭里雍如也非所謂魁俊偉特者耶雖不解老子亦足以發身成名矣子陽愀然曰我性物理而進於道天地之至公也眇眇乎身名奚有夫合性情之正而爲言者聞道也卽性情之安而爲言者近道也子陽詩歌文字多自得意高處往往不減古人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亦足以身名兩忘而進於道矣雖然山林之士倚幽樹激寒流放飯永日爲情而已子陽於是書齋附羣聖賢出入釋老用力甚勤譬夫博奕愈於

已也

和李參政

識貫事中樞紐筆開象外精神傳觀弓力異常鈞衣我六銖羞問 周后數莖命粒魯儒一點芳心啄殘棲老付誰

論謾要睡餘支枕

某往從呂丈伯恭道歐公初爲執政時言不思而得與旣得而不患失呂丈曰至論也某云只爲不合有侵尋做官職之意呂佇思久之曰此說太高所論竟不決而罷今偶用內制集序中支枕字追憶前語併記於此

題周子實所錄

余久居水心村落農蓑圃笠共談隴畝間有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余必示以前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鮮醒寘於舉業叢中不啻夜光之照徹



帝也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爲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爲德之病矣當更熟論

王夫人畫象贊

摯別而有和均之德淑順而有堅貞之力以之養生家道興以之訓子家法成身聚五福天崇百齡爾孫爾曾象其儀刑

題林秀才文集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冒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歎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張聲之友于叢居記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仕而改室雖古人止於自崇兄弟則因其舊不假慮矣兄弟之子又慮不及矣非其恩薄也勢則然矣若夫高棟大屋涼軒燠館樓閣照映而又多設空基以廣異日之不足如聲之之爲者蓋千百不一見也然則古人不能而聲之獨能之何其以是心具是力邪張氏之居曰陶山山回水明蔥秀蒨蔚如善畫者開元以來世有冠冕自元豐至開禧第科目者十三人聲之嫁娶孤子女親戚朋友待以葬埋衣食甚衆爲人恢疎談笑放曠江湖間其立朝治民固當世所推而余獨記其細行如此

温州州學會拜

射鄉飲酒古人最盛之禮主於公視聽齊言動故道藝可合風俗可同也世遠民散雖拜揖跪起各爲一家之私闕闕異儀隣比殊用各安其習而不能一矣今州郡不得與

國擬太守蓋鄉大夫之任也然皆以錢穀刑獄搏擊擒粹爲職不復肯顧教化禮樂之事博士師道也固宜行之哉三山陳垓教授温州歲之初吉冠蓋大集踰千人未已余老病不果出聞其尙德貴齒與古義協條序曲折粲然成文人人勸酌長幼盡醺多閑暇自得無勉強急迫之意嗟夫王道之始視此何遠雖進於鄉射飲酒可也道藝可合也風俗可同也在終成之爾

題拙齋詩藁

王君大受字仲可初戴肖望常疑病甚聞其父克明豪士也隱於醫死能復生廢能復起強自載詣門視之曰無苦久客心動耳留薦煖館食輒膩君時甚小父子同其起居把酒談笑晝夜相屬肖望欣然忘還踰月搖大舫送至都執手珍重而別余以是奇君紹熙四五年光宗疾不能謁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重華諫者傾朝謗者盈市憲聖后兄子琚最賢君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恣國人騰口取名於家計大不便且羣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云皇帝體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其策會晏駕不果用慶元初徐誼以忠被譴徙南安軍勢洶洶未已君謀爲薄誼罪者一日韓侂胄女歸寧忽致誼書侂胄發函愴然卽移袁州方議再移使臣蔡璉妄言牽引誼衆爲誼懼君調護從容竟得移婺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阻欲株陷良善人人皇恐不自保君又請琚白太后誥外庭毋更論往事卒消黨禍力十居六七其慮存國家以人材否泰爲己憂樂余實親見至他救過解紛功尙多有非余所見故不得而言也士影隨響接或毀君太過余亦不取也君

文峻簡通縛而詩特工前四十年余固已稱之自後歲別  
爲什什必愈進格愈老字愈嫩語益近趣益遠冰凝水泮  
不可離合也蓋謀臣智士遁藏草野能終身不耀養其心  
至矣而文采晦鬱無名以傳騷人墨客嘲弄光景徒借物  
吟號夸其名甚矣而局量淺狹無道以守若君憂患不干  
其慮而詠歌常造其微庶幾兼之也噫笠澤烟雨之上西  
湖花月之下君未嘗不留連顧賞余亦一二寄懷其間矣  
昭武雖佳山水惜君羈囚淹躓而余旣七十謝世待死無  
復會期矣讀此豪盡拊卷遐想因以其平生大節綴之於  
末

題唐誥書

唐字於中代多作欹側枯瘦體而八法遂散然此書有韻  
態尙未失痺麻散餘意也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  
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  
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  
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厯階觀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  
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  
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  
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  
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已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  
括疑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  
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家室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  
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  
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

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  
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以  
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子之不可及  
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贈薛子長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  
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  
雖仁無益也今世之士曰知學矣夫知學末也知學之難  
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蕪湖  
將行出此紙請書於余媿無以答之

錢則甫字說

錢翼世自天台來言曰惟名先人所命而未有以字敢請  
按戴翼其世漢詔策語也爲字曰則甫夫則先王之法非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古

戴翼其世之謂也戴翼其身之謂也身不能翼世於何有  
六七聖人皆以身之道顯而孔子述之豈論世哉故曰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始於是矣周道衰士不知以身爲本而  
皆以世自名凡所爲立私智挾汙說無不欲破壞先王之  
法而卑薄其身者然則世安從治而功何由成宜其不能  
反而日以仆滅也漢人淺陋不原古始黃老道德之意申  
韓法術之學皆破壞先王之法者也而謂其欲則先王之  
法皆斷喪其世者也而謂之戴翼其世嗚呼可悲也已子  
質高而智明必審擇而固守之必義無利也必厚無薄也  
必安無躁也必垂於永久無苟於一時也皆所以則先王  
之法而戴翼其身也世不是之取而奚取

題王少卿家範

王公彥洪官有清節訓兒赴官一紙細碎周悉子孫遵行

之皆爲廉能吏蓋根本正則推於枝葉不差也如言不可記者卽是不可爲以責人之道責已恕己之心恕人考罪須判單子酒後不可嗔責人之類固前輩所嘗知其見聞有自來矣

陳漫翁祭器述

君始終三載一郡之士皆以爲能增廣志意長益見聞因其賞識知名者百餘人有急政疑議密贊顯辨赴之若飢渴至於經紀學舍資用雖單食瓢飲家法當然而調度宏展無所寒乏固其餘力也將解去又汲汲爲此器頗以俸錢佐之臆勤矣守者幸無散亡零落蓋豆籩之事古義在焉觀物而人存猶可以寓諸君之思也

題陳壽老文集後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兩京餘澤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

由七子尙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下雖麗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旣多培蘊亦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緯經勻等膏潤枯筆之後安徐寤步之末若是則薦之廟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願愜矣若又審其所從不求強同貴其所與毋爲易得趨捨一心之

信否臧百世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文也君必勉之  
題錢夫人碑陰

銘初用允元壙記已而使君謂余承務累贈朝請大夫錢  
氏積封太宜人孫曰坡孫迪功郎溧水縣主簿彝孫朋孫  
稱孫思孫孫女壻曰鄉貢進士黃芾承務郎鎮江府寄椿  
庫陳續已卒曰周幼學邱蒙正未嫁曰某曾孫男曾孫女  
皆三人蓋壙記後事夫爵列之極孫曾之次有家者甚重  
而余文已就不可復益矣異日盍刻附其陰

陳子淵等字說

老子稱淵兮似萬物之宗老氏之學以自下爲高淵兮所  
以似物宗也故字宗曰子淵大學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  
齊家人之所急修身人之所緩不修其身未有能齊其家  
而人不自知徒病其難而莫獲其效也故字家曰子修詩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六

曰基命宥密繼之單厥心肆其靖之密而靖物之所歸而  
命之所由定也故字密曰子靖莊周聞在宥天下不聞治  
天下善矣然未究其義宥者寬以待人也在者嚴以察己  
也故字宥曰子在

題劉潛夫南嶽詩臺

往歲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挾出奇合  
於唐人夸所未有皆自號四靈云於時劉潛夫年甚少刻  
琢精麗語特驚俗不甘爲雁行比也今四靈喪其三矣冢  
鉅淪沒紛唱迭吟無復第敘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歷  
老練布置闊遠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昔謝顯道謂陶冶  
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留連光景之詩此論旣  
行而詩因以廢矣悲夫潛夫以謝公所薄者自鑒而進於  
古人不已參雅頌軼風騷可也何必四靈哉

題周簡之文集

顏記十五六長老詰何業以近作獻則笑曰此外學也吾憐汝窮不自活幾稍進於時文爾夫外學乃致窮之道也余媿詩卽棄去然時文亦不能精也故自余輩行累數十百人皆得大名登顯仕而終不以文稱比歲詞人文士角立傑出盛哉盛哉一日垂出門周君簡之遺余書及雜詩文立讀駭異因同登明遠樓徧示坐客無不改觀屬目所謂角立傑出者也然外學旣工而時文又精所以難也今之公卿好文詞者甚衆子養不足仕未偶挾二能而求遂其所欲將無不可

題永豐趙直閣廟節義錄

余讀趙公節義錄至曾蒙言公宰永豐專以誠信待人而去煩苛之令軍興調發旁午一介尺檄不以擾民百姓愛之如父母雖古循吏不能加蒙永豐人也所記當無不實周公謂其敘載訛樸士章章直據所見不論歲月爾然則公平暇日旣能以子弟之道遇其民惟恐傷之故寇攘卒起爲之自將前死不復顧計蓋義在一邑不私有其身而然也若世之爲長吏者方無事時以威詐籠脅取民如不及有難必委而先遁無足怪矣夫令之存於民也深則民之報於令也遠是宜廟食如社與邑相爲無窮而陰幽動魄猶足以庇其一方不可得而泯也

跋劉克遜詩

著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字一偶對一聯必警切深穩人人詠重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然其閑淡寂寞獨自成家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兩謝二陸不

足多也自有生人而能言之類詩其首矣古今之體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必取中於古畏其志之流不矩於教也後人詩必自作必奇妙殊眾使憂其材之鄙不矩於教也水爲沅湘不專以清必達於海玉爲珪璋不專以好必薦於郊廟二君知此則詩雖極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藝兼成而家益大矣方左鉞其友也當亦以是語之

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已已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文

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偃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念以辨孟子不若是恕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旣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題潘刑曹郎帖

初王倫歸自北朱弁洪皓皆附家問至虜蓋有意就和也朝廷因命潘公致堯亟往於是二聖始得聞高宗中興虜迎送以禮往反不越期旣而韓肖胄胡松年再聘遂與李



永壽王詡偕來矣當其時以天下之大寄命於一使諸公無不起徒步至執政侍從者潘公之孫傳監天富鹽場爲余言公使還得刑曹郎竟以此終獨不盡用何哉傳善於鹽事玉環人甚愛之而明辨果決識情僞論議常透底裏使有知君者或當繼其祖焉

題沈朝議得何清源帖

往在荆渚有蜀客繫舟出數十大卷皆本朝名卿相書也良以得縱觀爲幸如清源何公書今始一見爾沈公自罷宋州僉幕終身不復仕靜退無求之澤宜庇其後人哉

題掃心圖

以爲無可掃則掃之者妄矣以爲有可掃則是掃安從起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其精其一其永勿失

題薛仁靜墓

水心文集卷之二十九

五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葬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黃巖蔡冲之墓誌後

君之賢余蚤得於其兄博士畧具忠翊墓中今又讀幾道所誌君墓益信然幾道敘君能捐所有以與人甚詳而言君能自致其所有則畧今其已驗之法固在使滂兄弟舉而行之富復如君則捐所有以惠鄉黨不爲難矣不然則自所有將不足而安能及人滂尙勉之

跋義役

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驅訶繫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贖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

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歲以千百巨萬旣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爲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爲吏不得爲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爲者

題瑞安宰董煇出蘇黃二帖後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

帖卻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忍事愛民終成美績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水心先生文集補遺

文九首

奏劄 歷代名臣奏議九十七

臣聞欲明大義當求公心欲圖大事當立定論自獻者追  
忿自安者忘讎非公心也勇者惟欲進怯者惟欲止非定  
論也善爲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條目先定  
而始末不差斯所謂公心矣措已於安而制敵之危斯所  
謂定論矣臣恭惟陛下將明大義以報國仇此其所圖蓋  
不爲小臣實至愚不敢自謂有公心定論者然受恩深厚  
中夕數起故欲輒陳前語庶幾仰贊聖志之萬一言疎計  
拙無所取材臣罪大矣雖然條目先定非空談也措已於  
安非姑息也今或謂業旣已爾儻試一決或謂且可收拾  
但循舊貫二論相持臣恐坐糜歲月古人愛日豈應如此

水心文集補遺

一

臣願陛下先定條目之所當出者而高拱於至安之地然  
後責任羣力課功計效一事一物皆歸大原藩牆固疆圍  
實我旣樂奮彼將倒戈戰勝而無後憂地得而可長守此  
天地之心祖宗之靈所以望陛下也

又 歷代名臣奏議百四十八

臣聞君莫賢乎好士不衰臣莫忠乎愛君愈厚竊觀自昔  
人主渴想治功招徠賢俊意好所加不閒疎遠而四方之  
士無不承風延頸爭欲自竭及其旣衰怠忽厭棄視羣臣  
倏進乍退若鳧鴈去來不復計惜而其臣遂皆喪氣解體  
消縮畏避往往曰君不己用時不我容懷自疑之心與不  
遇之歎矣然則君之好不衰而臣之愛愈厚乃自古及今  
之難事也臣恭惟陛下天度淵冲聖心昭曠多士彙起衆  
善類升旬除月召惟恐不及罔因先容多出公論人材可

以無遺落之憾矣雖其間固有已進而復退屢遜而不前將用而輒止願試而未獲者而況剛柔異性通介殊方毀譽多端好惡難一要亦未能盡合也固守以待察愛君宜愈厚蓋人臣之義當然臣願陛下益堅至誠不衰往好君門四闢萬方競進拔擢官使何患乏人然非真賢實材不足以贊事業非多聞直諫不足以補闕遺非睦德醕行不足以紀民彝非孤忠峻節不足以勵士操非爾雅不足以飭治學非本統不足以垂訓誥爲辨主拙爲巧師凡此不同并包兼覆納我洪造揚于明朝信國家之盛時矣臣倦倦愛君終始不移義畢於此惟其狂愚豈逃睿照

條陳堡塢五事

周應合建康志三十五○建康志此五條即綴於安集淮民狀未黃氏日

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有屯田畫一申請狀載其大畧似即此文蓋周應合以意移併

一自江距淮地里闊遠加以濠梁殘寇未退人情憂疑未

水心文集補遺

二

敢放心復業保聚之計只得自近而遠今欲先於沿江地分真滁和三州各立堡塢一層如真州則於瓜步滁州則

於定山一帶

定山一帶係屬真和州界緣沿江別無滁州地分淮定山一帶最爲徑便其滁州人戶願

就此處保聚者聽從所有和州則於楊林石跋不但緩急稅役自合仍舊屬真和州

之際可以保衛居民亦可扞蔽江面以待策應

去歲虜騎蹂踐兩淮

會於瓜步定山一帶劄寨及於楊林石跋窺規江面今措置保聚最爲緊切去處

一上項瓜步定山楊林石跋並合從官司措置隨其地勢

或依山或阻水就加葺理務令牢實此外入深第二層更擇別有山水險要可充堡塢去處接續措置以次申奏其

沿邊差官未及去處見已出給公據付忠義頭目等人分

頭前去說諭各處土豪令從便一面先次團結本司卽與

差官覆實措置乃量立賞格以示激勸今具所給公據如

後當司今差某人前去某州軍界內說諭本處土豪有信義爲衆所推服之人先與借補官資差充總首令各從

便選擇地利倚山傍水可充堡塢去處圍結人戶防備虜  
騎衝突日即勸誘流民復業且就便居止點檢昭當司所定則  
塢屯聚如保守無虞即當差官前去點檢昭當司所定則  
例具申朝廷正補官資施行今開具一項三千口以上補  
進勇副尉五千口以上補進義副尉一萬口以上補進義  
枝尉一萬五千口以上補進武枝尉二萬口以上補承義  
郎三萬成忠郎右帖付某人仰執此前去多方說諭仍開  
具已說諭到土豪姓名及圖畫堡塢去處由說諭仍開  
水形勢逐一貼說繳申切待差官覆實施行此項日今淮  
上如和州瀝湖有胡知禮盱眙嘉山有趙玘兄弟等去歲  
皆自團結虜騎侵犯已能保守內瀝湖曾射殺虜統軍并  
人騎甚衆遺屍至今滿河功賞未錄其他安豐光黃等處  
往往皆有土豪保聚之人官司要須因其險阻斟酌措置  
俟見次第續行條具申明

一瓜步定山楊林石跋等處係是捍蔽江面不止爲淮民  
保聚之計合於內起蓋蘆葦屋屯駐官兵及應副本司官  
吏安泊楮頓錢糧軍器等內倉放甲仗庫仍開掘壕塹築

水心文集補遺

三

壘土城以備虜騎衝突及其餘接續措置去處所有工料  
錢米難以便行拘措歸一數目欲乞朝廷科撥錢四十萬  
貫米一十萬石付淮東西總領所椿管仍就總領所差官  
受給遇有本司支遣卽關牒照數支破俟結局日具細數  
申朝廷出豁施行兼照若與此役流民必多應募因可以贍給之不至狼狽失所

一今來所立堡塢蓋爲各自保護一處及虜或衝突攻圍  
卽互策應燒劫營寨出奇立功所用軍器合從官司量行  
給付照得兩淮民兵最便於皮笠紙甲皮甲短裝弩勝於  
鐵兜鍪鐵甲及神勁剋敵等弩遠甚又其工費難易相去  
十之七八此外如三叉槍短槍手斧提刀之類皆不可闕  
今當以十萬人軍器爲率欲乞朝廷行下內郡逐急分頭  
置造施行

一兩淮地分除舒蘄通泰諸州人戶見自安業不用措置

外有廬和濠光揚楚真滁州安豐高郵盱眙及黃州故鎮無爲巢縣等處竝合從上項條具次第措置施行

送徐致中序

劉壘隱居通議十七  
按黃氏日抄六  
十八紀年備遺後出徐致中論書一條

蓋宋本舊  
次如此

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薛字遠筆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巖號令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過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谿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

水心文集補遺

四

之

勸郭君德誼應辟書

郭銑石洞  
貽芳集二

翁私淑於二張先生近詣卓越又與往時不侔甚善嗣此晦翁朱先生東萊呂先生俱天下大豪儁一旦盡屬公門百里內當有德星照耀非偶然也但天下一道出與處是矣十年隱求固將行義以達之寧獨超然肥遯而無濟世之心乎往日元祐黨錮之起流禍匪輕遂使濂洛關閩諸賢重足而立良可哀悼今朝政肅清禁網頗疏先生可出而仕矣且禮闈擢士公屢應制上名春官不偶數也然而賢譽藉甚蜚聲遐播京邑相君留公渴想清塵方將以蒲輪束帛賁于印園不日檄書下臨惟擬翻然改圖以應公府之辟大展經綸爲天下開太平也幸甚

按金華志人物  
郭銑字德誼

東陽人本集九石洞書院記卽爲德誼作子津字希呂本  
集七有登北務後江亭贈郭希呂詩而此文頗與先生他

作不類恐他人假託爲之附錄於此以俟再攷

又按黃氏口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載大學講義云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爲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柏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雜於人欲之流放

水心文集補遺

五

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有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腴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尙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又載有翁靈舒詩集序云起魏晉歷齊梁士之通塞無不以詩而唐尤甚彼區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心待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奚賴焉君頭髮大半白尙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城隅之館水石粗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舒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尙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按此二篇皆不見集中而日抄載其大畧一在奏議類續陳堊塢利害後一在序跋類歸愚翁

集序後蓋宋本舊有而黎氏未之見也惜其全文不可復得已

詩二首

石洞書院

郭鉄石洞貽芳集卷一

好泉好石入君廬霧鎖雲封未敢居若挹風光當豪饌豈同經史作寒菹庭中蒼老易無過晚內蘭滋詩有餘只此盡知賢聖樂世閒青紫亦空虛

前日入寺觀牡丹不覺已謝惜其穠豔故以詩悼之

厲鶚宋詩記事五十四採珊瑚網

牡丹乘春芳風雨苦相妒朝來小庭中零落已無數魂銷梓澤園腸斷馬嵬路盡日向欄干躊躇不能去



校刊黎本水心文集書後

葉文定公集余家所藏但有乾隆時永嘉刻本雷憲副序所謂於武林藏書家得全本補綴之者也每病其多訛脫又以意改竄頗類淺人所爲繼得方文輅水心文鈔本又於士友處見 國初大字本則永嘉本之誤皆自大字本出乃知雷序所謂全本卽此書也訪求明正統時黎氏刻本久而未獲同治丁卯主講杭州於錢唐丁松生所得黎刻殘本中有抄補數卷未敢遂以爲據後五年以皖臬入覲同年錢侍御桂森出此本見惠首尾完善意甚珍之十餘年來宦轍所至輒以自隨竊惟宋南渡後吾鄉陳文節葉文定二家之文實非同時諸公所及予編永嘉叢書既刻止齋集水心別集謀重刊此本乃取事文類聚黃氏日抄馬氏通考周密浩然齋雅談李心傳道命錄吳子良林

水心文集後跋

一

下偶談劉堽隱居通議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永樂歷代名臣奏議諸書所載水心詩文補正闕誤其他無可攷則永嘉本大字本方本與侍御元校本不知校者何人似黎本而其與永嘉本不同者又似別有所據今姑取其一二亦有取焉或缺誤顯然可以文義推測知爲某字輒以意改定蓋取便頌讀而已至於各本文字偶有不同概不輕改以存黎氏之舊刻既竣復爲校注二卷附之於後著其所以沿革之故俾閱者得以訂其當否字句之異義可兩存者亦並著之以資參攷集中銘墓之文獨多所載吾鄉人物有可補志乘之缺者閒爲詳其出處其關涉時事如職官選舉食貨兵制之類多見宋史志傳其偶用當時俚言及官牒中語亦頗見宋人說部輒就所知爲之注出亦爲後生頌讀設也惟前五卷所謂奏議者皆具別集自上殿諸劄四大謝表外實水

心撰擬進御之文黎氏編集時未見其書故所收不全且  
往往亂其篇次今既刊別集學者自當盡讀全書茲惟取  
文義較優者數條藉正此本之失其餘字句異同不可悉  
舉亦不復著也老病耗忘且鮮友朋之助以意改定又不  
免自蹈前人之失姑置家塾爲子弟輩講肄不足爲傳本  
也

光緒八年四月遜學老人孫衣言書於邵嶼寓廬

